

庆祝建国三十周年

文艺作品选

丹东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

前 言

三十年来，我市文艺创作，在党的领导下，有了可喜的发展繁荣。为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特编印这部选集，对创作及队伍状况做一检阅。

本选集共分二卷，上卷为文学作品部分，下卷为曲艺、戏剧、音乐部分。因国庆十周年以前的作品已编印《作品选》，这次是编选国庆十周年以后的作品。

另有吴梦起的《青春似火》，林井然的《巍巍的青峦山》，李述宽、岳长贵的《大槽的故事》、《风浪口》和张伦基的《没有牺牲的小烈士》等中长篇，已由出版社出版，不另编选。

编选时，对创作年代的连续性，题材、风格、体裁的多样性和本地区特点，以及新老作者面等，均有所考虑。篇目列成后，曾邀请部分老作者共同回忆协商，以免疏漏。但因编选匆促，资料不全，缺点在所难免，热望作者、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79·7

小 说

目 录

小 说

两个会计	项 佐	(1)
爆 发	王中河	(12)
扁担的故事	岳长贵	(21)
新上任的检查长	张贤久	(28)
战斗演习后	李光伟	(37)
特别外号	李鸿璧	(44)
举杯送行	张伦基	(53)
爱 情	唐庆雄	(58)
躲藏的怀念	佳 娜	(74)
灵魂有影	宋长江	(81)
探 望	张甲田	(88)
风 烛	包泉万 刘继才	(92)
十 字 船	李述宽 岳长贵	(101)
山谷彩凤	姚翠萍	(117)
爱	李光伟 张贤久	(125)

夜半锤声	张 正	(135)
含泪的微笑	贺业安	(143)
新姑爷	吴庚秀	(152)
破 裂	关阿玲	(157)
头 三 脚	郑维龙	(165)
家庭乐趣	段德顺	(172)
三个年轻人	楚 伶	(176)
老看水员	门 枢	(182)
傻子与小姐	王中河	(187)
最后出场的人物	项 佐	(197)

儿童文学 · 童话 · 民间故事

瓜瓜看瓜	李述宽	(205)
打雨伞的孩子	张 涛	(212)
火 狐 猪	吴梦起	(217)
冰上笑声	张贤久 姚翠萍	(226)
星 星 队	勾连璧	(234)
太 阳 啊	张安阳	(245)
懒惰者之歌	吴梦起	(250)
镜 子	张其卓	(255)

- 小蝙蝠的故事 李兴文 (259)
鲁班和张班 佟 嗤 曾 层 (265)

散文·报告文学

- 深山秋蚕 吴文泮 (269)
挂着泪珠的小脸 张伦基 (274)
太行白杨 郑庆铎 (278)
朝霞满天 宋群基 (280)
出 海 张贤久 (284)
孤山巍巍 姜 忠 (289)
育 花 人 吴文泮 (292)
虎岭的春天 林和平 王金力 (297)
老 船 埠 刘宝善 (300)
小站灯火 张坤仲 (305)
煤的性格 茹书仁 (308)
盲 妹 郑庆铎 (311)
夜过狼窝岭 曲文良 (316)
谢 花 甜 王 禾 (320)
春郊试马 毕树林 (323)

手	王中河	(325)
忍辱负重	吴文泮	(333)
上访	王春发	(345)
在海的故乡	张涛	(353)
幸福的毛孩	张其卓	(361)
志愿军的妈妈	温德发	(367)

诗 歌

毛主席啊，我们把鲜花献给您	张书才	(375)
红日永远照玉海	金生辉	(378)
总理走入千家梦	路 地	(380)
周总理，这就是您穿过的衬衣	孔庆长	(382)
华主席来到咱丹东	路 地	(384)
万 年 青	金生辉	(386)
我站在五星红旗下	杨 光	(388)
我为十月唱赞歌	李惠民	(390)
回来了，雷锋	郝连德	(391)
赞《迎新》		
——念张志新烈士(三首)	李长仁	(394)

心弦·目光 (二首)	路 地	(395)
真理的喉管 (外一首)	罗 林	(397)
永不熄灭的明星.....	安 阳	(399)
献给烈士.....	于永和	(400)
忠魂常在.....	白东升	(402)
满 江 红.....	程显微	(403)
啊, 人民政府.....	李鸿璧	(404)
民歌一束.....	刘崇仁 张放等	(407)
燃烧吧, 炉火 (外一首)	杨 光	(411)
伐木工.....	刘宝善 张书才	(415)
矿山短歌 (三首)	张文凯	(416)
矿山短笛 (三首)	唐 田	(419)
光荣榜赞 (外一首)	尹日东	(421)
车间黑板报.....	刘 莹	(422)
老正点 (外一首)	王子平	(424)
书记的老茧手 (外二首)	佟 品	(426)
山乡春夜 (外三首)	吕福成	(431)
蜜 月 (外二首)	安 涛	(437)

- 管天姑娘（外一首） 李鸿璧 (440)
跃马出征人八亿 婴 珞 (444)
潮 张忠军 (445)
江上渔翁 尹日东 (446)
牵牛花（外一首） 曾 层 (447)
抓家虎（外一首） 季 里 (449)
傍 晚 蔡 虹 (452)
小河就是牵线人 李晓萍 (453)
一封信儿接到手 潘文生 (454)

- 红 柳（外二首） 王鸣久 (455)
礼 物（外一首） 赵金钟 (460)
回 港（外一首） 林山作 (462)
骑兵巡逻保边疆 刘 岚 路 地 (464)
来自广西边境的信笺（二首） 唐 田 (466)
大炮的眼睛 罗 林 (468)
同志，请把我埋在这里 丁亚夫 (468)

- 献给“园丁” 罗 林 (470)
教鞭的歌 李盛山 (472)

家宴	张书才	(473)
我心中燃起理想的火	刘崇仁 佟乃林	(474)
牛牛和他的伙伴	迟何村	(478)
书包的来历	罗林	(482)
上树、钓鱼、坐爬犁	王禾	(486)
山沟万朵金花开 (外一首)	佟畴	(488)
小纸船 (外一首)	冬木 崇仁	(490)
一张纸条 (外一首)	周明	(492)
海岛又多一双眼 (外一首)	迟何村	(494)

望江鸥	路地	(496)
幸福的暖流	来俊	(498)
夏夜的歌声	郝连德	(499)
琴声	张忠军	(501)
火石 (外二首)	郑育林	(503)
登孤山	佟畴	(505)
鸭绿江上 (二首)	季里	(506)
花	李惠民	(510)
题烈士铜像	曾层	(511)
弯弯的眉毛 (外一首)	张玉厚	(512)

“金豆”的故事.....	王忠弟	(513)
无名坟前.....	李鸿璧	(516)
春到盐场（外一章）.....	刘宝善	(517)
酒会（外一章）.....	张忠军	(519)
小溪.....	曲文良 王元喜	(519)
红砖赋.....	王崇志	(520)
脚手架.....	高长远	(521)

两个会计

项 佐

一、两个不同的人

人们都说：会笑的人不一定可爱，可爱的人不一定会笑。我们工厂里就有这么两个人，一个是会计袁瑞亭，为人会笑；另一个是女会计，名叫丁力民，为人很少有笑脸。这两个人的脾气，没有丁点儿相同之处。

二、老袁的长相及脾气

袁瑞亭，四十来岁。白净净的圆胖脸上，长着一双又细又小的眼睛。因为轻度近视，所以看东西总得眯成一条缝；他要是笑起来，就满脸找不到眼睛了。他的个头不高，可是胖的出奇，脖子跟脑袋一样粗，一仰头脑袋后就聚起一个肉疙瘩。

他是个老会计了。打从十五岁就在私人绸缎庄学生意，后来一直在瑞祥商行当账桌先生，五六年合营以后才到我们工厂来。要讲打算盘记个账，那是无与伦比的，听说他的心算出名，会什么“袖儿吞金”。要讲待人接物，那是上下左右点滴不漏，人缘极好。我在这个工厂当厂长已经四年了，就没听说老袁和谁红过脸吵过嘴。供销科的人常在我面前夸奖老袁好办事，支钱用款有求必应，净给人们方便，脾气又好。大伙笑嘻嘻地称他是“财神爷”。

三、小丁的外貌及其他

丁力民，今年刚满二十四岁。论长相她算不上漂亮，上宽下窄的

瓜子脸，翘鼻子的两边还缀有几个棕色的雀斑。我常听到科室人员议论她有“三小”，就是眼小、嘴小、个子小。嘴小了好看，眼睛小了可不美，但她的睫毛却分外的长，眼珠分外的圆和黑，一眨动眼睛，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的，活象个洋娃娃。也许因为她的嘴小，她是轻易不笑的，一生气小嘴凸起来能挂个油瓶。乍眼一看这个小丫头挺嘎古。她不会打扮自己，短头发很不驯服地扎散着。本来就矮小的个子，再配上件青色灯芯绒小夹克，活象个没毕业的小学生。

小丁的性情和老袁完全相反，她很少讲话，即使讲话也不象老袁那样迎着对方的眼神，而是低着头看桌子或看自己的脚，她见着领导也总是低着头过去。

小丁的工作方法，钉是钉，铆是铆，不象老袁那样圆滑、面面周到。供销科王科长就当我说过这话：“从小丁手里支个钱，就象拔她的牙似的，从来不象老袁那么痛快，真是个‘守财奴’。”

四、头回跟小丁打交道

财务科对小丁都有个良好的印象：她政治进步，是个共产党员，兼工厂科室团支部副书记；父亲是部队的老后勤部长，前年病逝的，对她很有影响，因此她很热爱自己的会计事业。但是，有的科室对她有意见，尤其是供销科的同志，都叫她“守财奴”。一提老袁，都说他业务熟练，闭着眼睛能打算盘，从不和大伙闹意见，叫他咋的就咋的。

说句实话，我对老袁还比较熟悉，但对小丁的了解很不够。她是去年春天从外单位调来的，由于她衣着青一色，加上个子又小，没有引起人们的任何注意。不久前，有的车间主任告诉我，说她净跟工人在一起询问研究降低消耗的事。又过了不久，她发现供销仓库里堆着不少破玻璃乱纸头，占用很大的场地还妨碍工厂的整洁，就向我提议要处理了它。

“行啊，”我说，“有人要吗？”

小丁说：“我跟废品公司联系了，他们也来看过了，说废纸能回

抄，碎玻璃可以回炉。”她还说，什么都妥了，就等归弄一起来车拉走了。但是供销科长不管，他说大事还忙不过来，还能顾得乱纸碎玻璃？小丁来找我就是要归弄这些东西的。我觉得这件事很有意义，便答应拨人给她。

也许是工作忙吧，事后我竟忘了这件事。大约过了四天，我经过仓库时，看见她正在一抱一抱地把乱纸归弄到一起，用草绳子捆起来。我猛然想起了这件事，觉得很不好意思：“我给你找人去！”我转身要走。

她眼看着地说：“不用啦，我都捆好了。”站在旁边的废品收购员对我说：“这小丫头，真是个好管家的，啧啧！”我听了有点惭愧，忙问小丁：“你怎么没去催我要人呢？”

她没抬头，抱着一捆乱纸站在那里，好一会才说：“你答应拨人，可几天也没有下文，我只好慢慢归拢了。”我的脸刷地一下红了，这句话说的挺有力啊！

两天后，王科长拉着小丁来找我，气乎乎地说：“厂长，这太不象话了，卖废纸的钱怎么能入账呢？”原来小丁费力处理的废品共收入五百元钱，王科长听说后急忙来要，他说这笔钱是供销仓库处理废品的钱，应该留在供销科支配，而小丁坚持说是工厂的收入，一定要入账。王科长火了：“这是额外收入，为什么一定要入账？！”

小丁没理会他，说：“工厂是国家的，工厂的一切收入都是国家的收入！”

王科长火更大了：“你别拿国家来卡我，走，咱们见厂长去！”

乍一听，王科长的意见似乎也有道理。有点机动款在手，急的时候用也方便，若是纳入账面可就……我一看小丁，她非常生气，脸色很难看，半低着头，两眼饱含着两滴泪水，紧咬着下唇。不知怎的，突然一种责任感袭上心头，我严肃地对王科长说：“当初处理废品的时候，你们根本就没想到那是钱，这钱无论如何也得下账……”我还没说完，小丁霍地站起来扑到我跟前，但她没说话，便迅速跑走了……

过了不久，小丁就被指名调到财经干校学习去了。一年没有见

面，但是那件事情我却常常想着。今年春天，小丁毕业后又回到我们工厂财务科。她比过去更沉静了，但是有些人仍反映说，她比过去更象个“守财奴”了。特别是供销科的人，办事都躲着小丁而去找“财神爷”老袁。尽管这样，供销科的人还是跟小丁吵了不少架，其中有三次竟然闹到我那儿去了。对这三次吵架，我必须说一说。

五、第一次吵架

那是今年春天，她刚从财经干校回来不到一个月。供销员老朱在本市跑了半个多月，不知从那挖到一百四十斤铜板，他美滋滋地拉了回来。走到财务科门口就亮开了嗓门：“老袁，快给我开个支票，三百九十三元。”进门以后发现老袁不在，他很随便地把发货票往小丁桌上一扔说：“那你给开一个吧。”

小丁仔细端详了发货票，用算盘复核了一遍，然后问道：“能用了这么多吗？”

“嘿嘿，对生产你可就外行了。”老朱想显显自己能干。可是小丁站起来说：“那好，咱们别做外行事，你稍等一会儿，我去问问行家。”说完拿着发货票出去了。

不一会儿，她就回来了，低着头眨动着长睫毛说：“用不了这么多，少买点吧！”

老朱一听生气了：“少买？你知道我为这铜板跑了多少腿？”

小丁的声音始终很平静，说：“刚才我跟大伙细算了一下，咱们一个季度只用十二斤，电气师傅们说，买这么多能用三年！”

老朱火冒三丈地说：“那有什么不好，反正咱厂三年也黄不了，有备无患嘛！”

小丁瞅着条子说：“有钱不买半年闲，这要占用很多资金的！”

“嗨，你倒会计算。”老朱粗声粗气地说，“难道多买铜板不是为国家着想吗？”

小丁突然抬起头来说：“你只想了给工厂买东西的一面，可你没想想这要支出多少钱？”

老朱一时想不通，觉得为工厂买东西还受她的限制，很是恼火，便把算盘猛地一摔说：“你别吹毛求疵啦，你问问大伙，有我买这么便宜的铜板吗？”

小丁见他火了没理会，望着摔坏了的算盘说：“便宜也得根据需要啊，象你这样大手大脚惯了的人，不管什么都是便宜的。”

老朱象吃了芥茉面似地呛的直白瞪眼，急的直喷唾沫星子。恰好这时老袁进来了，老朱亮开嗓子把事情告诉了老袁。他越说越火：“这，这叫什么态度？”

老袁立刻拉着他的手说：“别上火，别上火，好商量，好商量嘛，嘿嘿……”他一笑，满脸又找不到眼睛了。

老朱一见老袁这样，更觉得自己有理，冲着小丁说：“好，你不给钱，我去找厂长去！”

老朱一走，老袁可坐不住了，他有点胆怯地说：“小丁，这这，这可不好啊，闹到厂长那里去，不是给自己脸上抹灰吗？”

小丁没吭声，撅着小嘴也找厂长去了。

刚好那天是我在屋，我听完了老朱的“愤怒控诉”之后，见他朝小丁狠狠地瞪了一眼，加上他胡子扎撒的，活象个莽张飞。但是小丁一点也没理会他，反倒望着自己的脚尖，平静地说：“我在仓库里呆了几天，发现老朱去年从合肥买的钨丝能用十年，去年积压一年就支付信贷利息两万多元。就这一项就等于上个月的利润的百分之二十……”我突然打了一个冷战，不知怎么，心里格登一下。就在这刹那间，我好象发现了我们企业完不成上缴利润计划的原因。我霍地站起来，朝着脸通红的老朱挥了一下手说：“把铜板退回去一百二十斤，马上！”老朱惊愕地瞅瞅我走了。小丁悄悄地站起来，低着头想要出去，我走到她跟前说：“你做的很对，你是把守金库钥匙的人，应该严格地按制度办事！……我支持你。”

小丁一直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许久才对着地板说：“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对我说过：即使被人误解而败坏了自己的名誉，也不要放走了国家的一文钱……”

小丁低着头走了。我望着她那普普通通的身影，心里做出了决定：立即召开供销人员会议，清仓查库！

六、第二次吵架

自从那次吵架以后，在工厂里引起了议论。大部分人都说：毛张飞老朱被小丁治住了，真是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但在供销科里，由于老朱的宣传，有的人感到“守财奴”更不好办事了。所以来往报账都找老袁，尽量避开小丁。今年五月份，供销科小刘从上海回来。他还没见过小丁什么样，但是听老朱一说，吓得他两天没敢去报账，一个劲儿地摆弄条子，直到他认为条子没有问题时才到财务科去。刚巧，老袁不在，小刘想要退出来，小丁一见他鬼鬼祟祟的样子，皱起了眉头，撅起了小嘴。这个动作有点刺伤了小刘，他狠狠心便把一把出差的条子交给小丁说：“我要报销。”

小丁看看条子，意外地抬起头打量一下小刘，亲切地笑笑说：“你大概就是供销科的小刘吧？”

小刘一愣，心想，这个姑娘并不象人们所说的那样不讲人情，便客气地笑笑说：“你怎么知道？”

小丁说：“你这堆条子告诉我的。我很早就听说你花钱……”本来她想说：早听说你是花钱大王，可是鉴于初次见面不好意思，所以改口说：“你花钱仔细呗！”

小刘的脸刷地红到耳根子，他很恼火，觉得自己刚才受了小丁的语气骗了，原来她是讽刺我呀。就在这个时候，小丁突然抽出一个条子问道：“这五十元钱是干什么花的？”

“是我借的。”小刘说。

“你在外面出差，谁批准的？”

小刘火了：“钱不够我不借怎么办？难道你要我们出外的人饿死！”

小丁紧追了一句：“临走时你除了借出差费外，不是还预支了两个月的工资吗？再说，你账面上已经欠下一百八十多元了。”